

邹君, 陈菡, 黄文容, 等. 传统村落活态性定量评价研究 [J]. 地理科学, 2020, 40(6): 908-917. [Zou Jun, Chen Han, Huang Wenrong et al.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n the living stat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6): 908-917.] doi: 10.13249/j.cnki.sgs.2020.06.006

传统村落活态性定量评价研究

邹君^{1,2}, 陈菡¹, 黄文容¹, 刘沛林²

(1. 衡阳师范学院城市与旅游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8; 2. “传统村镇文化数字化与创意利用”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湖南 衡阳 421008)

摘要: 提出传统村落活态性概念, 从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和村落居民 3 个方面构建传统村落活态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实地踏勘、文献查阅、问卷调查等方法获取数据, 对湖南省大湘西地区 3 个不同类型的传统村落活态性进行定量评价。结果表明: ① 整体上失活问题较为普遍, 东山村活态性最差, 小市村次之, 地笋苗寨活态性最好。② 从系统层来看, 物质遗产是影响村落活态性最为重要的贡献因子, 从要素层来看, 人口结构、历史建筑和格局肌理是影响传统村落活态性的主要贡献因子。③ 从系统层来看, 非物质遗产是导致湘西地区传统村落失活的主要因素, 从要素层来看, 人口数量、传统技能技艺、自然生态环境是导致传统村落失活的主要因子。④ 总体来看, 旅游型传统村落活态性好于城镇化型和传统型村落。但是, 不同类型村落的活态性贡献因子和失活因子均存在一定差异。

关键词: 传统村落; 活态性; 指标体系; 定量评价; 湖南省

中图分类号: K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20)06-0908-10

乡村传统聚落已成为中国极其脆弱而又稀缺的历史文化景观资源, 正面临严峻的存续危机^[1,2]。2018 年 2 月, 中央 1 号文件指出“切实保护和合理适度利用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 保护好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等遗产”。由此可见, 党和国家空前重视乡村传统聚落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因此, 乡村振兴背景下, 加强传统村落活态保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变化、社会文化遗失、景观生态恶化、人口空心化等均呈现出快速发展趋势, 如何活化和再生传统村落成为重要议题^[3,4]。活态性研究最早出现在 21 世纪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领域。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3 个方面: 文学、体育、音乐、传统技艺等不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研究^[5-8];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和传承模式、机制研究^[9-11] 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和活态保护方法及技术研究^[12-15]。期间, 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问题也有少量涉及^[16]。而在

传统聚落保护研究领域, 活态性问题关注较晚。最先见诸于各大报纸^[17,18], 对中国广大传统村落存在的“人去楼空”“拆旧建新”“古建毁损”“文化传承受阻”等活态保护问题进行疾呼。2013 年来, 陆续出现传统村落活态性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研究内容主要有: 一是传统村落活态保护模式研究。从理论角度探讨传统村落这一独特文化遗产活化保护的主要模式。例如, 欧阳国辉等提出以满足村民现代生产与生活需求为目标, 以村落及其依托的自然环境整体保护为核心, 利用互联网平台和创新设计手段为村民搭建与村落内外连接信息、财富和情感的通道, 使村民回归传统村落, 让村落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的活态保护模式^[19]。二是传统村落活化路径和方法研究。主要针对旅游型、民间工艺驱动型等不同类型传统村落的活化问题提出具体的活化措施^[20,21]。由此可见, 虽然近年来传统村落保护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但是, 从文化遗产活化角度进行的村落保护研究尚处于初步探

收稿日期: 2019-07-10; **修订日期:** 2019-10-1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7YJAZH13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01163)、教育部大学生研究性学习项目(〔2018〕39 号)资助。[Foundation: Science Founda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17YJAZH138),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1701163),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of College Students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2018]39).]

作者简介: 邹君(1973-), 男, 湖南邵东人, 教授, 主要从事传统聚落保护、脆弱性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E-mail: 414210424@qq.com

通讯作者: 刘沛林, 教授。E-mail: liu_peilin@126.com

索阶段, 传统村落活态性的概念内涵、影响因素、失“活”机制和活态性定量评价等理论和实践问题尚缺少系统研究。另外, 从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和传统村落活化保护研究成果来看, 以定性研究为主, 关于活态性定量评价方面的研究还鲜见报道。有鉴于此, 本文从传统村落活化视角出发, 定义传统村落的活态性, 并对案例村落的活态性进行定量评价, 旨在探究传统村落失活机理。

1 传统村落失“活”与传统村落活态性

1.1 传统村落失“活”表现

传统村落失“活”主要体现在居民、文化、景观和产业等方面。首先, 当地居民逃离村落导致“人去楼空”是村落失“活”的首要特征和表现。拥挤的村落空间、残破的建筑、低矮的住房、陈旧落后的生活设施等因素推动居民寻求居住条件的改善。城市化浪潮下, 居民要么彻底抛弃祖屋, 定居城镇, 要么在周边另择宅基地, 修建小洋楼, 人口空心化问题日趋严重。村落缺少“人气”, 自然没有活力。其次, 人口空心化导致文化传承陷入“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的窘境; 而且, 居民对传统农耕文化的认同度不断下降, 特别是年轻人, 参与传统文化传承活动的热情大大降低, 导致许多传统技艺和传统民俗活动面临失传的境地。由此可见, 村落的文化传承堪忧。再次, 村落物质景观破败也是其失“活”的重要表现。居住方式已经不适应当前乡村社会结构和设施需求, 大多数村民亦无法接受破败的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22]。当越来越多的居民逃离村落的时候, 村落的民居、公建等物质景观要素日渐变成无主状态, “残垣断壁”的景象也就在所难免。最后, 乡土特色产业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引领乡村道德风尚的思想传承, 更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来源和文化支撑^[23]。当前中国的传统村落普遍缺乏乡土特色产业支撑, 导致居民无法就地就业、缺乏收入来源, 无法聚拢人气。乡土特色产业活力不足是传统村落失“活”的深层次原因, 也是传统村落失“活”的重要表现。

1.2 传统村落活态性的概念

乔晓光和王文章最早关注并提出“活态文化”的概念, 认为“活”(活在当代)和“变”(演化发展)是“活态文化”的本质特征^[24,25]。作为一种特殊文化遗产的传统村落, 目前尚停留在“活态保护”研究阶段, 尚未有人提出传统村落活态性的概念。因

此, 本文借鉴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活态性定义方法, 结合传统村落自身特点, 从正常发挥聚落“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传承”四大功能角度来界定活态性的概念内涵, 将活态的本质理解为传统村落系统功能的延续、传承和发展。因此, 本文将传统村落活态性概念表述为: 传统村落发挥传统农耕的生产、族聚而居的生活、天人合一的生态和乡村农耕文化传承等功能的延续性、传承性和发展性的量度。人气旺盛是村落活态的前提, 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延续、继承和发展是活态的基础, 人地和谐是活态的外在表现, 文化传承是活态的最根本特征。

2 传统村落活态性影响因素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1 传统村落活态性影响因素

本文尝试从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和村落中的人 3 个方面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简单分析。

1) 从物质遗产来看, 历史建筑物、格局和肌理、自然生态环境、人文历史环境等是影响村落活态性的主要因素。如, 历史建筑物保存和修缮完好且使用率高, 则活态性较好; 自然生态环境良好, 说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村落生态功能发挥正常, 活态性较好。

2) 从非物质遗产来看, 民俗传统文化、居民邻里文化、传统技能技艺、居民行为文化等是影响活态性的重要因素。如, 村落民俗传统文化丰富、传统技能技艺传承良好, 则其活态性良好。

3) 人是影响村落活态性最为重要的因素, 是村落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功能延续和传承的基础。一般来说, 人口越多村落就越有生机和活力, 其活态性越好。

2.2 传统村落活态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以传统村落的生产、生态、生活和文化遗产四大功能为基础, 从传统村落功能的传承和发展 2 个方面阐释村落活态性内涵, 从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和村落居民 3 个方面选择指标表征其活态性。指标体系的构建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具体操作过程如下: ① 借鉴传统聚落评价领域有关历史文化村镇遴选评价^[26]、乡村性评价^[27]、文化传承度评价^[28]、传统村落脆弱性评价^[29]、乡村旅游适应性评价^[30]等相关指标体系, 重点依据上述传统村落活态性的概念内涵, 运用综

合理理论分析法初步筛选和拟定传统村落活态性指标 45 个;② 就指标重要性发放专家咨询表。咨询专家由传统聚落保护研究领域专家、传统聚落管理者和当地居民 3 部分组成,其比例构成为 5:3:2;最后统计分析回收的咨询表,遴选得分靠前的 27 个具体指标(表 1)。

1) 物质遗产指标选择。历史建筑选择民居毁损率、民居使用率、公共建筑毁损率、公共建筑使用率和公共建筑使用频率 5 个指标。 X_1 和 X_3 从建筑物保存情况来衡量活态性,建筑物损毁则丧失各项功能,村落活态性自然下降; X_2 、 X_4 、 X_5 从民居和公共建筑功能延续状况上来表征其活态性,利用频率越高,功能延续性越好,活态性越好;格局和肌理选择古街巷通行比和传统交通系统延续性

2 个指标,分别从村落古街道的通行状况和传统交通系统的功能延续角度来表征活态性。古街通畅、传统水陆交通网功能尚存,则村落活态性好;自然生态环境选择山地植被覆盖指数和农田抛荒指数 2 个指标。 X_8 是影响传统村落自然环境氛围和人地和谐发展的指标。对于以农为本、注重风水的中国传统村落来说,如果因为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影响导致村落生态环境退化,则严重影响其活态性。 X_9 从传统生产方式的延续角度来表征村落的活态性。如果抛荒现象严重,说明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受到严重影响,其活态性自然变差;人文历史环境选择新建比率、现代化工厂数量和超高建筑数量 3 个指标从村落内外环境角度表征其活态性。新建不协调建筑、经营现代化作坊以及村落周

表 1 传统村落活态性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weigh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living state

系统	要素	具体指标	指标权重	指标性质
物质遗产(R_1)	历史建筑(B)	民居毁损率(X_1)	0.034	-
		民居使用率(X_2)	0.037	+
		公共建筑毁损率(X_3)	0.030	-
		公共建筑使用率(X_4)	0.023	+
		公共建筑使用频率(X_5)	0.026	+
	格局和肌理(C)	古街巷通行比(X_6)	0.067	+
		传统交通系统延续性(X_7)	0.063	+
	自然生态环境(N)	山地植被覆盖指数(X_8)	0.048	+
		农田抛荒指数(X_9)	0.062	-
	人文历史环境(H)	新建比率(X_{10})	0.024	-
		现代化工厂数量(X_{11})	0.019	-
		超高建筑数量(X_{12})	0.017	-
非物质文化遗产(R_2)	民俗传统文化(F)	民俗文化多样性(X_{13})	0.027	+
		活跃民俗指数(X_{14})	0.027	+
		民俗活动参与率(X_{15})	0.026	+
	居民邻里文化(L)	邻里和谐指数(X_{16})	0.040	+
	传统技能技艺(T)	传统技艺多样性(X_{17})	0.025	+
		传承人数量(X_{18})	0.023	+
		传承人平均年龄(X_{19})	0.022	-
	居民行为文化(A)	方言延续性(X_{20})	0.014	+
		传统服饰延续性(X_{21})	0.012	+
		传统礼仪延续性(X_{22})	0.012	+
		传统信仰延续性(X_{23})	0.013	+
		故事传唱度(X_{24})	0.009	+
村落居民(R_3)	人口数量(Q)	人口密度(X_{25})	0.130	+
	人口结构(S)	老龄化指数(X_{26})	0.113	-
		外来人口指数(X_{27})	0.057	-

注:“+”为正向指标,“-”为逆向指标。

边超高建筑建设等都会严重破坏古村落的人文历史氛围, 从而影响其活态性。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标选择。民俗传统文化选择民俗文化多样性、活跃民俗指数和民俗活动参与率 3 个指标, 分别从传统民俗文化数量及其传承发展状况来表征其活态性, 一般来说, 传统民俗文化越丰富, 传承下来的民俗活动越多, 居民的民俗参与率越高, 村落活态性越好; 居民邻里文化选择邻里和谐指数从传统村落社区熟人社会的邻里和谐氛围角度对其活态性进行表征; 传统技能技艺方面选择传统技艺多样性、传承人数量和传承人平均年龄 3 个指标, 从现存传统技艺数量以及传承人数量和结构方面来表征活态性。现存传统技艺种类多、传承人数量多且年龄轻, 其活态性越好; 居民行为文化方面选择方言延续性、传统服饰延续性、传统礼仪延续性、传统信仰延续性和故事传唱度 5 个指标分别从语言、服饰、礼仪、信仰和历史故事(传说)等的传承和延续角度来表征其活态性, 延续性越好, 则村落越活态。

3) 村落居民指标选择。人口密度用村落常住人口密度表征村落的活态性, 指标数值越高, 村落人气越旺盛, 活态性越好; 老龄化指数和外来人口指数从人口结构方面表征村落活态性。人口年龄越年轻, 外来(经商)人口比例越低, 活态性越好。

3 传统村落活态性评价实证研究

3.1 研究区域概况及案例村落选择

本文选择古村镇分布相对集中的湖南的怀化和邵阳地区 3 个传统村落作为研究对象(图 1)。其中, 小市村隶属怀化市会同县长寨乡, 距县城和乡(镇)驻地分别 59.8 km 和 4 km。是一个汉、苗杂居的村落, 入选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小市村地理位置相对偏僻, 旅游开发活动极少, 城镇化和旅游开发的影响均比较小, 属比较典型的传统型村落。地笋苗寨位于怀化市靖州县三锹乡境内,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歌鼗发源地之一, 民族文化积淀深厚。依托独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成功进行旅游开发, 旅游活动是影响村落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 属比较典型的旅游型传统村落; 东山村位于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邵阳市绥宁县东山村侗族乡境内, 东距绥宁县城 48 km, 西距靖州县城 28 km, 距包茂高速、武靖高速乐安入口不到 10 min 车程, 地理位置优越, 城镇化影响剧烈, 属较为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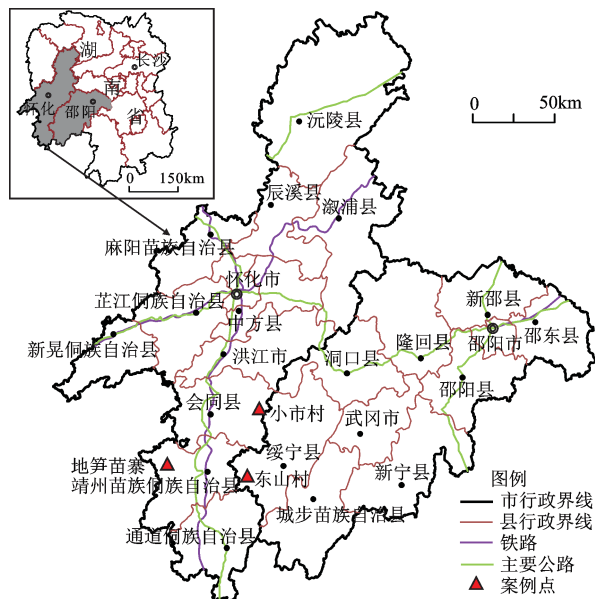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案例村位置

Fig.1 Location of case villages

型的城镇化型村落。

3.2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通过实地踏勘、现场访谈、问卷调查和文献查阅等方式获取。实地踏勘、现场访谈和问卷调查在 2018 年 7 月进行。其中, $X_1 \sim X_4$ 、 X_6 、 X_8 、 $X_{10} \sim X_{12}$ 来源于实地调研; X_{15} 、 X_{16} 、 $X_{19} \sim X_{21}$ 来源于问卷调查。问卷设计基于某个指标设定 5 个级别, 从程度上区分被调查者对某个指标所持的态度, 便于后期数据量化处理; X_5 、 X_7 、 X_{13} 、 X_{17} 、 X_{18} 来源于访谈, $X_{25} \sim X_{27}$ 来源于统计数据。有些数据有多种来源, 则采取以某种方法为主另一方法为辅的方式确定数据, 如, X_{14} 、 $X_{22} \sim X_{24}$ 以访谈为主问卷为辅, X_9 以村干部访谈为主, 实地踏勘为辅。

3.3 定性指标的量化处理

X_7 、 X_8 、 X_{11} 、 X_{12} 、 X_{15} 、 X_{16} 、 $X_{18} \sim X_{24}$ 共 13 个指标为定性指标, 用分级打分法进行处理^[29]。各项指标归属的活态性等级(极端失活、严重失活、失活、微失活、活态)由上述问卷、访谈、踏勘和文献等方法确定, 对问卷和访谈类指标, 以访谈和问卷的大多数意见为最后指标认定结果。利用 SPSS 对 13 个定性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置信度分析, 计算得出克朗巴哈系数和标准化项目克朗巴哈系数都在 75% 以上, 说明量表有较高的一致性, 可靠性强。

3.4 定量指标的分级标准

定量指标通过分级量化方法进行数据分级。

同样,将传统村落活态性程度划分为5级。为使评价结果具有较好的可移植性,首先考虑研究区或更大范围内(全省或全国)各指标数值的最大、最小和众数值,然后根据众数来校正各指标的平均数,最后计算各指标的分级标准。计算方法在文献[29]分级方法的基础上进行适当修改,分级标准见表2。

3.5 指标权重的确定

采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各要素和指标的权重值。依照计算步骤^[31,32]计算得出各要素和指标的权重见表1。

3.6 传统村落活态性指数计算

传统村落活态性指数(Activity)采用综合指数加权求和模型来计算。计算结果越大,活态性越大,数值大小保持在0~100。

3.7 传统村落活态性等级划分

与指标量化分级相对应,将传统村落活态程度分为5级:0~19分为极端失活,20~39分为严重失活,40~59分为失活,60~79分为微失活,80~100分为活态。

3.8 评价结果分析

1) 整体上失活问题较为普遍。将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代入评价模型得到案例村落的活态值(表3)。3个村落活态性得分均处在45~65分,平均得分54.4分,属于“失活”等级,且得分差距不大,东山村得分最低(46.9分),活态性最差;地笋

苗寨得分最高(61.4分),活态性最好,属“微失活”等级。由此可见,湖南湘西地区的传统村落总体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失活问题。

2) 影响村落活态性的贡献因素分析。计算案例村落系统层、要素层和指标层的活态贡献率(表4)。从系统层得分来看, R_1 、 R_2 、 R_3 的活态性得分贡献率分别为45.6%、23.3%和31.1%,活态性贡献率越高,说明该系统对村落活态性评价越重要。由此可见,物质遗产是影响湘西地区传统村落活态性最为重要的因素。这也充分说明,无论是聚落保护专家、管理者还是当地居民,都一致认为,历史建筑、街巷肌理、自然和人文环境等物质景观要素功能的延续和发展对村落的活态性极为重要。

从要素层来看,人口结构贡献率占比最大,其次是历史建筑,第三是格局和肌理。由此可见,物质遗产系统中的历史建筑和格局肌理,即民居和公建功能的延续性和历史街巷的通畅性以及居民系统中的人口年龄结构等是影响传统村落活态性的主导内部结构因素。

从具体指标层来看,传统村落活态性贡献率最大的5个指标,由大到小依次为老龄化指数、传统交通系统延续性、人口密度、外来人口指数、山地植被覆盖指数。由此可见,村落居民是影响其活态性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也可进一步证明,物质遗产是影响传统村落活态性最为重要的因素。

3) 影响村落失活的贡献因素分析。为进一步

表2 传统村落活态性定量指标分级标准赋值

Table 2 Quantitative index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of the living stat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定量指标	指标分级标准(赋值)				
	极端失活(10分)	严重失活(30分)	失活(50分)	微失活(70分)	活态(90分)
X_1 : 居民毁损率(%)	>19.9	15.8~19.9	9.0~15.8	5.4~9.0	<5.4
X_2 : 居民使用率(%)	<75.4	75.4~78.3	78.3~82.2	82.2~94.3	>94.3
X_3 : 公共建筑毁损率(%)	>22.5	18.0~22.5	2.5~18.0	1.6~2.5	<1.6
X_4 : 公共建筑使用率(%)	<71	71~73	74~76	77~82	>82
X_5 : 公共建筑使用频率(次/a)	<3	3~5	6~7	8~9	>9
X_6 : 古街巷通行比(%)	<90.0	90.0~91.3	91.3~93.0	93.0~94.3	>94.3
X_9 : 农田抛荒指数(%)	>39.5	35.5~39.5	30.0~35.5	25.3~30.0	<25.3
X_{10} : 新建比率(%)	>37.9	30.7~37.9	18.5~30.7	15.8~18.5	<15.8
X_{13} : 民俗文化多样性(个)	<8.5	8.5~9.3	9.3~10.0	10.0~12.0	>12.0
X_{14} : 活跃民俗指数(%)	<57.4	57.4~68.0	68.0~70.5	70.5~77.7	>77.7
X_{17} : 传统技艺多样性(项)	<7.0	7.0~7.8	7.8~8.5	8.5~9.0	>9.0
X_{25} : 人口密度(人/km ²)	<99.6	99.6~156.3	156.3~177.3	177.3~218	>218
X_{26} : 老龄化指数(%)	>54.6	46.0~54.6	35.1~46.0	25.5~35.1	<25.5
X_{27} : 外来人口指数(%)	>19.9	16.0~19.9	5.6~16.0	3.6~5.6	<3.6

表 3 传统村落活态性评价结果

Table 3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e living stat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系统	系统得分			平均得分	要素	要素得分			平均得分	指标	指标得分			平均得分
	小市村	地笋苗寨	东山村			小市村	地笋苗寨	东山村			小市村	地笋苗寨	东山村	
R_1	23.1	33.0	18.3	24.8	B	9.2	9.4	4.6	7.7	X_1	1.0	3.1	0.3	1.5
										X_2	2.6	2.6	1.1	2.1
										X_3	2.7	0.3	0.3	1.1
										X_4	2.1	2.1	2.1	2.1
										X_5	0.8	1.3	0.8	1.0
					C	4.8	11.0	5.8	7.2	X_6	0.7	6.0	2.0	2.9
										X_7	4.1	5.0	3.8	4.3
					N	3.7	7.2	4.0	5.0	X_8	3.1	2.9	3.4	3.1
										X_9	0.6	4.3	0.6	1.8
					H	5.4	5.4	3.9	4.9	X_{10}	2.2	2.2	1.2	1.9
										X_{11}	1.7	1.7	1.5	1.6
										X_{12}	1.5	1.5	1.2	1.4
R_2	15.3	11.8	11.0	12.7	F	5.0	3.4	4.3	4.2	X_{13}	1.9	1.4	2.4	1.9
										X_{14}	0.8	0.3	0.3	0.5
										X_{15}	2.3	1.7	1.6	1.9
					L	3.6	2.8	2.4	2.9	X_{16}	3.6	2.8	2.4	2.9
					T	3.5	3.1	1.4	2.7	X_{17}	2.3	0.8	0.3	1.1
										X_{18}	0.8	1.4	0.9	1.0
										X_{19}	0.4	0.9	0.2	0.5
					A	3.2	2.5	2.9	2.9	X_{20}	1.3	1.3	1.3	1.3
										X_{21}	0.2	0.4	0.4	0.3
										X_{22}	0.9	0.4	0.4	0.6
										X_{23}	0.1	0.3	0.4	0.3
										X_{24}	0.7	0.1	0.4	0.4
R_3	16.6	16.6	17.6	16.9	Q	1.3	1.3	9.1	3.9	X_{25}	1.3	1.3	9.1	3.9
					S	15.3	15.3	8.5	13.0	X_{26}	10.2	10.2	7.9	9.4
										X_{27}	5.1	5.1	0.6	3.6
$Activity$	55.0	61.4	46.9	54.4		55.0	61.4	46.9	54.4		55.0	61.4	46.9	54.4
活态等级	失活	微失活	失活	失活		失活	微失活	失活	失活		失活	微失活	失活	失活

注: $Activity$ 为传统村落活态性指数; R_1 、 R_2 、 R_3 分别为物质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村落居民。

分析导致传统村落失活的主导因子, 定义失活贡献指数(指标最优得分-指标真实评价分)/指标最优得分, 贡献指数越大表明该指标对村落失活贡献越大。案例村落系统层、要素层和指标层的失活贡献率结果见表 4。

系统层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失活贡献指数最大(0.44), 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导致湘西地区传统村落失活的主要因素; 要素层中, 失活贡献指数排前 3 位的依次是人口数量(0.67)、传统技能技艺(0.57)和自然生态环境(0.49); 具体指标层中, 失活贡献指数最高的 5 个指标依次是活跃民俗指数、传承人平均年龄、传统信仰延续性、传统服饰延续性和

农田抛荒指数。这个分析结果跟我们的调研情况高度吻合。调查发现, 虽然民俗种类多, 但有些民俗却面临无人传承的局面。小市村和东山村传承人的年龄全部在 60 岁以上。随着大多数居民“逃离”传统村落, 导致农田抛荒现象越来越严重, 小市村农田抛荒现象尤为严重。

4) 不同类型村落活态性差异分析。从活态性等级看(表 3), 传统型(小市村)和城镇化型(东山村)处于“失活”等级, 旅游型(地笋苗寨)为“微失活”等级。也就是说, 旅游型传统村落活态性好于城镇化型和传统型村落的活态性。

从活态性主要影响因子来看(表 4), 首先, 从

表 4 不同类型传统村落各指标活态(失活)贡献率

Table 4 Contribution ratio of each index in the living stat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要素	要素活态/失活贡献率(%)				指标	指标活态/失活贡献率(%)			
	旅游型	城镇化型	传统型	平均		旅游型	城镇化型	传统型	平均
B	15.3(30.1)	9.8(66.2)	16.7(32.3)	14.2(43.3)	X ₁	5.0(2.8)	0.6(89.5)	1.8(66.7)	2.8(50.8)
					X ₂	4.2(21.7)	2.3(66.9)	4.7(21.8)	3.9(36.9)
					X ₃	0.5(89.1)	0.6(89.3)	4.9(0.0)	2.0(58.9)
					X ₄	3.4(0.0)	4.5(0.0)	3.8(0.0)	3.9(0.0)
					X ₅	2.1(44.2)	1.7(66.2)	1.5(65.8)	1.8(56.8)
C	17.9(6.2)	12.4(50.2)	8.7(59.2)	13.2(37.8)	X ₆	9.8(23.1)	4.3(66.8)	1.3(87.8)	5.3(51.8)
					X ₇	8.1(11.6)	8.1(32.8)	7.5(28.3)	7.9(23.8)
N	11.7(26.8)	8.5(59.7)	6.7(63.1)	9.2(48.9)	X ₈	4.7(32.8)	7.2(20.6)	5.6(27.5)	5.7(27.8)
					X ₉	7.0(23.1)	1.3(88.9)	1.1(88.8)	3.3(68.4)
H	8.8(6.7)	8.3(28.3)	9.8(12.8)	9.0(9.0)	X ₁₀	3.6(4.9)	2.6(43.8)	4.0(4.8)	3.5(12.3)
					X ₁₁	2.8(1.2)	3.2(12.4)	3.1(1.3)	2.9(5.9)
					X ₁₂	2.4(1.9)	2.6(21.8)	2.7(1.8)	2.6(8.1)
F	5.5(53.1)	9.2(39.8)	9.1(30.9)	7.7(42.3)	X ₁₃	2.3(41.7)	5.1(1.4)	3.5(21.8)	3.5(22.3)
					X ₁₄	0.5(88.3)	0.6(88.2)	1.5(66.7)	0.9(78.9)
					X ₁₅	2.8(27.4)	3.4(31.8)	4.2(2.1)	3.5(18.6)
L	4.6(21.7)	5.1(33.4)	6.5(6.2)	5.3(18.8)	X ₁₆	4.6(21.5)	5.1(32.6)	6.5(3.8)	5.3(18.7)
T	5.0(50.9)	3.0(78.2)	6.4(43.6)	5.0(56.8)	X ₁₇	1.3(63.6)	0.6(86.8)	4.2(20.6)	2.0(50.8)
					X ₁₈	2.3(31.7)	1.9(57.2)	1.5(60.7)	1.8(51.8)
					X ₁₉	1.5(55.1)	0.4(89.7)	0.7(79.6)	0.9(75.3)
A	4.1(53.9)	6.2(45.8)	5.8(40.7)	5.3(46.1)	X ₂₀	2.1(0)	2.8(0)	2.4(0)	2.4(0)
					X ₂₁	0.7(62.5)	0.9(62.8)	0.4(80.8)	0.6(72.2)
					X ₂₂	0.7(63.1)	0.9(63.1)	1.6(17.2)	1.1(44.3)
					X ₂₃	0.5(74.2)	0.9(65.7)	0.2(90.8)	0.6(73.6)
					X ₂₄	0.2(88.3)	0.9(50.6)	1.3(14.1)	0.7(50.6)
					X ₂₅	2.1(95.3)	19.4(63.7)	2.4(94.7)	7.2(66.8)
Q	2.1(88.7)	19.4(21.6)	2.4(88.8)	7.2(66.7)	X ₂₆	16.6(1.8)	16.8(21.5)	18.5(2.1)	17.3(7.6)
S	24.9(6.8)	18.1(43.5)	27.8(6.5)	23.9(15.2)	X ₂₇	8.3(1.0)	1.3(87.8)	9.3(1.2)	6.6(29.8)

注: 括号内数值为失活贡献率指数值。

系统层来看,传统型(小市村)和旅游型(地笋苗寨)的物质遗产的活态性贡献率最大(4.19%, 53.7%),村落居民的贡献率位居第二位(30.2%, 27%),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贡献率最低(27.8%, 19.2%)。而城镇化型(东山村)的物质遗产和村落居民的活态性贡献率相差不大(39%, 37.5%),非物质文化遗产贡献率最低(23.5%);其次,从二级要素来看,传统型和旅游型人口结构的贡献遥遥领先,传统型中历史建筑贡献率位于第二位,其他要素的影响差异较小。旅游型历史建筑和格局肌理贡献率所占比较大,其他要素影响相对较小。而城镇化型的各要素影响相对均衡,人口结构、人口数量、格局和肌理以及民俗文化等要素相对贡献率较高。最后,从具体指标来看(表 4),影响传统型(小市村)活态性的前五

大重要因素分别为老龄化指数、外来人口指数、传统交通系统延续性、邻里和谐指数和山地植被覆盖指数。影响旅游型(地笋苗寨)活态性的五大因素由高到低分别为老龄化指数、古街巷通行比、外来人口指数、传统交通系统延续性、农田抛荒指数。人口密度、老龄化指数、传统交通系统延续性、山地植被覆盖指数、民俗多样性五大因素是城镇化型(东山村)活态性影响最大的因素。由此可见,3 种类型村落活态性的贡献度差别不大,人口、格局肌理以及自然生态环境均为其重要影响因素。

进一步分析造成不同类型传统村落失活的主要因子,从系统层来看,传统型(小市村)物质遗产的失活指数最大(0.43),失活率位于第二位的是村落居民(0.39),失活指数最小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0.32)。旅游型(地笋苗寨)失活指数最大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村落居民失活指数位居第二位(0.39),失活指数最小的是物质遗产(0.19)。城镇化型(东山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失活指数最大(0.44),物质遗产与村落居民失活指数相差不大分别为(0.39, 0.37)。从表4可以看出在二级要素中,传统型和旅游型人口数量失活贡献最高,城镇化型传统技能技艺失活贡献最大。而传统型村落中自然生态环境、格局和肌理、失活率排在第二、三位,城镇化型失活因子历史建筑、自然生态环境指数占比大。旅游型失活指数位于二、三位的是居民行为文化和民俗传统文化。在具体指标层中,影响传统型(小市村)失活的五大因素由高到低分别是人口密度、传统信仰延续性、农田抛荒指数、古街巷通行比、传统服饰延续性。造成旅游型(地笋苗寨)失活的五大因素分别是公共建筑毁损率、活跃民俗指数、故事传唱度、传统信仰延续性、传统技艺多样性。城镇化型(东山村)失活的前五大因素是民居毁损率、传承人平均年龄、公共建筑毁损率、农田抛荒指数、活跃民俗指数。由此可知,传统型村落在三大系统中,均有失活因素,影响旅游型村落失活的因素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占主要地位。传统型村落与旅游型村落人口密度小,是两者共同的失活因素。而影响城镇化型失活的前五大因素均属于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遗产影响最大。根据我们实地调查发现小市村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无统一的传统信仰,而当地居民只是在重大的节日穿着传统服饰。东山村外来人口多,人流量大,传统的历史建筑居住情况较差,许多居民选择新建筑来居住,古建筑修复程度差。

4 结论与启示

提出传统村落活态性的概念,以湖南湘西地区3个不同类型村落为例对其活态性进行定量评价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

1) 研究村落整体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失活问题,3个村落的活态性得分均处在“失活”和“微失活”等级。

2) 从活态性贡献来看,相较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村落居民而言,物质遗产是影响传统村落活态性最为重要的因素,保持村落中历史建筑、街巷肌理、人文环境等要素功能的延续和发展是维持其活态性的重要手段。研究还发现,村落居民是影响活态性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与人口数量关联的村落“人

气”以及与人口年龄和属地关联的人口结构对传统村落活态性影响至关重要。

3) 从失活贡献来看,相较于物质遗产和村落居民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导致村落失活的主要因素,乡土文化的传承受阻是湖南大湘西地区传统村落失活的主要原因。继续深入考察,村落“人去楼空”导致的“人气”缺乏、传统技能技艺传承后继乏人、民俗文化活动衰落、传统服饰和方言等的冷落等是导致传统村落失活的重要因素。

4) 从不同类型村落的差异看,传统型和城镇化型处于“失活”等级,旅游型为“微失活”等级,活态性相对较好。活态性贡献方面,传统型和旅游型比较接近,要素层指标差异较大,而城镇化型要素层指标的活态性贡献比较均衡;失活贡献方面,传统型的主要因素是人口流失、格局肌理和自然生态环境破坏;旅游型的主要因素是人口数量、民俗文化和传统技艺;城镇化型各因素则相对均衡。

本文尝试运用活态性理论来研究传统村落的活化保护问题,以湖南大湘西地区3个不同类型传统村落为例对其活态性进行定量评价。由于尚属探索性研究,因此,在传统村落活态性概念内涵的界定、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案例村落的选择等方面均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的研究在理论上可以拓宽传统村落活化保护的思路,在实践上能够为传统村落的活化提供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孙九霞. 传统村落: 理论内涵与发展路径[J]. 旅游学刊, 2017, 32(1): 1-3. [Sun Jiuxia.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Tourism Tribune, 2017, 32(1): 1-3.]
- [2] 卢松, 张小军, 张业臣. 徽州传统村落的时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J]. 地理科学, 2018, 38(10): 1690-1698. [Lu Song, Zhang Xiaojun, Zhang Yechen.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and controlling factor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Huizhou regio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38(10): 1690-1698.]
- [3] 郭苏明, 赵锴或, 金京豫.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振兴策略探析——以淮安市洪泽区龟山村为例[J]. 创意设计源, 2018, 10(5): 4-9. [Guo Suming, Zhao Kaiyu, Jin Jingyu. Analysis on the strategy of revitalizing the human settlement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 Taking Guishan Village as an example. Idea & Design, 2018, 10(5): 4-9.]
- [4] 杨忍, 徐茜, 周敬东, 等.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逢简村传统村落空间转型机制解析[J]. 地理科学, 2018, 38(11): 1817-1827. [Yang Ren, Xu Qian, Zhou Jingdong et al. Mechanism of rural space transformation in Fengjian Ancient Village of

- Shunde district, foshan based on the actor network.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38(11): 1817-1827.]
- [5] 谭宏.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民族民间文学的活态传承——以口头文学为核心[J].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8(6): 69-78+86. [Tan Hong. On living inheritance of national and folk literatures from the view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aking verbal literatures as the core. *Journal of 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7, 38(6): 69-78+86.]
 - [6] 孙建.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看传统体育的活态传承——以舞龙、龙舟和风筝为例[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27(6): 18-23. [Sun Jian. Living transmission of traditional sport as seen from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Taking Dragon Dance, Dragon Boating and Flying Kites for example. *Journal of Nanjing Sport Institute*, 2013, 27(6): 18-23.]
 - [7] 骆天天. 浅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音乐的活态保护与传承[J]. 戏剧之家, 2017, 22(19): 56-57. [Luo Tiantian. On the liv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music i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ome Drama*, 2017, 22(19): 56-57.]
 - [8] 吴昶. 浅议文化遗产的历史活性——以洗车河镇手工艺文化与内河航运经济史之关系为例[J].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 2010, 7(2): 54-59. [Wu Chang. An approach to the living history of cultural heritage—A case study of Xichehe Town crafts cultur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river transport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Art College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2010, 7(2): 54-59.]
 - [9] 林欣甫. 民间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活态机制[J]. 大众文艺, 2014, 8(4): 2. [Lin Xinfu. Living mechanism of inheritance of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of folk art.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 2014, 8(4): 2.]
 - [10] 谭志国.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会展活态保护新模式探析[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33(3): 76-79. [Tan Zhiguo. On living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ujia ethnic group in conventions and exhibitions.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2011, 33(3): 76-79.]
 - [11] 刘锡诚. 文化产业是“活态”保护的一种模式——以蔚县高佃亮剪纸为例[J]. 美术观察, 2006, 12(6): 17-18. [Liu Xicheng. Cultural industry is a mode of ‘living’ protection—Take Yuxian Gaoliang Paper-cut as an example. *Art Observation*, 2006, 12(6): 17-18.]
 - [12] 郭巍, 梁徐静. 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中的数字化技术研究[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18, 38(4): 96-99. [Guo Wei, Liang Xujing. A research on digital technology of the living inherit. In cultural heritage of martial arts. *Journal of Guangzhou Sport University*, 2018, 38(4): 96-99.]
 - [13] 卓颐. 基于数字技术的闽南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活态传承研究[J].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 2016(2): 109-112+117. [Zhuo Yi. Research o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the living transmission of Southern Fujian music based on digital technology. *Journal of Jiangxi Science &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2016(2): 109-112+117.]
 - [14] 祁庆富. 存续“活态传承”是衡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合理性的基本准则[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29(3): 1-4. [Qi Qingfu. To continue lively lineage is the base line for measuring the appropriateness in protecting non-material culture heritage.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2009, 29(3): 1-4.]
 - [15] 李和平, 肖竞, 曹珂, 等. “景观-文化”协同演进的历史城镇活态保护方法探析[J]. 中国园林, 2015, 31(6): 68-73. [Li Heping, Xiao Jing, Cao Ke et al. Study of ‘landscape-culture’ collaborative evolution preservation strategies for historic towns.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5, 31(6): 68-73.]
 - [16] 单霁翔. “活态遗产”: 大运河保护创新论[J]. 中国名城, 2008, 1(2): 4-6. [Shan Jixiang. ‘Living heritage’: Innovation of Grand Canal Protection. *China Ancient City*, 2008, 1(2): 4-6.]
 - [17] 李慧. 如何让传统村落“活”起来[N]. 光明日报, 2014-01-09(005). [Li Hui. How to make traditional villages live. *Guangming Daily*, 2014-01-09(005).]
 - [18] 刘未. 抢救民间文化记忆, 守望活态传统村落[N]. 中国艺术报, 2013-11-20(S03). [Liu Wei. Rescue the memory of folk culture watch the living traditional villages. *China Art Daily*, 2013-11-20(S03).]
 - [19] 欧阳国辉, 王轶. 中国传统村落活态保护方式探讨[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2(4): 148-152. [Ouyang Guohui, Wang Yi. On protecting dynamically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ina. *Journal of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2017, 32(4): 148-152.]
 - [20] 谢治凤, 郭彦丹, 张玉钧. 论旅游导向型古村落活化途径[J]. 建筑与文化, 2015, 12(8): 126-128. [Xie Yefeng, Guo Yandan, Zhang Yujun. The ways of activating tourism-oriented ancient villages. *Architecture & Culture*, 2015, 12(8): 126-128.]
 - [21] 龚翔. 民间工艺驱动型传统村落活态保护研究——以贵州省雷山县控拜村为例[J]. 贵州社会科学, 2018, 39(3): 64-69. [Gong Xiang. Study on liv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driven by folk crafts—A case study of Kongbai Village, Leishan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2018, 39(3): 64-69.]
 - [22] 杨贵庆, 王祯. 传统村落风貌特征的物质要素及构成方式解析——以浙江省黄岩区屿头乡沙滩村为例[J]. 城乡规划, 2018, 15(2): 24-32. [Yang Guiqing, Wang Zhen. Analysis on material elements and composi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style: A case study on Shatan Village of Huangyan District.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2018, 15(2): 24-32.]
 - [23] 王宝贵. 乡村振兴战略下甘肃乡土特色文化产业发展[J].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 2018, 19(5): 113-116. [Wang Baogui. Development of local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industry in Gansu Province unde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Journal of Tianshui College of Administration*, 2018, 19(5): 113-116.]
 - [24] 乔晓光. 活态文化: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初探[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4. [Qiao Xiaoguang. Living culture: A preliminary study of China's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Taiyuan: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2006.]
 - [25] 王文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Wang Wenzha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eijing: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6.]
 - [26] 赵勇, 张捷, 卢松, 等. 历史文化村镇评价指标体系的再研

- 究——以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为例[J]. *建筑学报*, 2008, 55(3): 64-69. [Zhao Yong, Zhang Jie, Lu Song et al. Re-study on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villages and towns—Take the second batch of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wns (villages) in China as an example. *Architectural Journal*, 2008, 55(3): 64-69.]
- [27] 刘沛林, 于海波. 旅游开发中的古村落乡村性传承评价——以北京市门头沟区爨底下村为例[J]. *地理科学*, 2012, 32(11): 1304-1310. [Liu Peilin, Yu Haibo. Study on the AHP model of rurality inheritance in the ancient villag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Chuandixia Village, Mentougou District, Beijing.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32(11): 1304-1310.]
- [28] 杨立国, 刘沛林. 传统村落文化传承度评价体系及实证研究——以湖南省首批中国传统村落为例[J]. *经济地理*, 2017, 37(12): 203-210. [Yang Ligu, Liu Peilin. The inheritance and its evaluation system of 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traditional village in Hunan Province.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37(12): 203-210.]
- [29] 邹君, 刘媛, 谭芳慧, 等. 传统村落景观脆弱性及其定量评价——以湖南省新田县为例[J]. *地理科学*, 2018, 38(8): 1292-1300. [Zou Jun, Liu Yuan, Tan Fanghui et al. Landscape vulnerability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Xintian County, Hunan Provinc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38(8): 1292-1300.]
- [30] 吴吉林, 周春山, 谢文海. 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湘西州6个村落的调查[J]. *地理科学*, 2018, 38(5): 755-763. [Wu Jilin, Zhou Chunshan, Xie Wenhai.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valuation of farmer's adaptability towards rural tourism in traditional village: Based on the survey of 6 villages in Xiangxi Prefecture, Huna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38(5): 755-763.]
- [31] 刘莹昕, 刘飒, 王威尧. 层次分析法的权重计算及其应用[J]. *沈阳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4, 26(5): 372-375. [Liu Yingxin, Liu Sa, Wang Weiyao. Computation of weight in AHP and its application. *Journal of Shenyang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2014, 26(5): 372-375.]
- [32] 兰继斌, 刘雁, 王中兴. 层次分析法方案排序向量的研究[J]. *重庆工学院学报*, 2006, 21(1): 38-40. [Lan Jibin, Liu Yan, Wang Zhongxing. Research on the priority vector of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Journal of Chongq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06, 21(1): 38-40.]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n the Living Stat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Zou Jun^{1,2}, Chen Han¹, Huang Wenrong¹, Liu Peilin²

(1. College of City and Tourism,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8, Hunan, China;
2. National-Local Joint Engineering Laboratory on Digital Preservation and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for the Cultur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owns, Hengyang 421008, Hunan,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iving state, this article aims to build an index system of the living stat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ccording to material heritage system, intangible heritage system and village residents system. The author obtained these data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survey,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local interview and other methods to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living state of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Xiangxi, Hunan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s that: First, the problem of inactivation is relatively common among these villages, and Dongshan village has the worst living state, then Xiaoshi village, and Disun Miao village has the best living state. Seco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ystem level, material heritage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living stat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lement level, demographic structure, historical buildings and pattern texture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living stat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hi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level, intangible heritage is the main factor that leads to the inactiv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Xiangxi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lements level, population, traditional skills, and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lead to the inactiv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general, the living state of tourism traditional villages is better than that of urbanized villages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However, there still has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active contribution factors and inactivation factors in different types of villages.

Key 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 living state; indicator system;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Hunan Province